

苏菲和迈克尔的第一次相遇  
是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地方  
—— 伦敦某区一家中国人开的妓院里

.....



散树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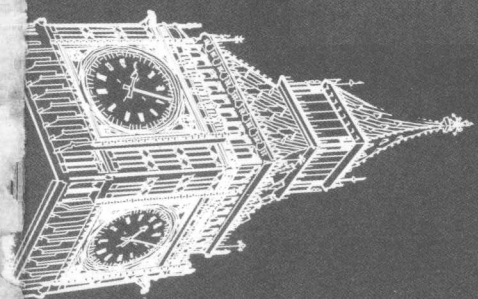
# 遗失的手稿

## Lost Manuscript

那份前世的记忆，是否真能找得回？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社

# Lost Manuscript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遗失的手稿 / 散树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 
2010.9  
ISBN 978-7-80729-910-3

I. ①遗… II. ①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6342号

---

### 书 名 遗失的手稿

---

著 者 散 树

责任编辑 王志钧

设计制作  百川东汇 ICCG  
133-86033701

出 版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70千字
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910-3

定 价 22.00元

---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6)

纪念我的祖父母

谨以此书献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有情众生

苏菲和迈克尔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地方——伦敦某区一家中国人开的妓院里。

这家妓院坐落于一个临街的居民区内。上下两层。楼上两间是“性工作者”开工的地方，楼下的卧室归老板使用，紧邻大门的客厅为接待室，也就是苏菲上班的地方。从外表上看，这套房子与普通的英国住宅毫无二致。马路对面的写字楼里，上班族朝九晚五忙忙碌碌，街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熙来攘往，左右居住的邻居们正常生活和作息。似乎无人察觉这个眼皮子底下的秘密。

客厅十来个平方。透过绿色的百叶窗可看到外面的大街。一只破旧的长沙发靠墙摆放着，上面蒙着的是条廉价的粗棉质地的乳白色薄毯。沙发对面的矮柜子上，放了台电视机，连着大门外的摄像

头。上班时间，它一直播放着监控画面。

几年前，苏菲来到英国读文学。之前，她在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政府机关工作。那儿没有变化的生活，如同变馊的隔夜饭，令她难以吞咽。复杂和虚伪的人际关系与她的天性格格不入，也时常成为她的绊脚石。苏菲最终留下一句“水土不服”的叹息，远涉重洋，希冀进一步的学业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。

苏菲打小喜欢阅读和写作。她希望在一个没有太多干扰的地方，像梭罗那样所求无多地生活，并梦想着有朝一日，写出一本好书来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，从此过上那种叫做“作家”的生活。

毕业后，她开始在伦敦找工作。可是对一个母语非英语的留学生而言，英国并不是一个求职的理想国度。苏菲费劲周折，才在一家中国人开的杂志社里找了份写稿子的活儿。薪水很低，仅够她维持基本的开销。但她并不介意。她思忖着等生活慢慢安定下来，利用闲暇时间，开始写自己的书。

然而这样的好景仅是昙花一现。上班没几个月，因竞争激烈、经营不善等缘故，这个好歹可以给她碗饭吃的杂志社一夜之间倒

闭了。苏菲甚至没有拿到最后一个月的薪水。这一切打了她个措手不及。

离开上班的地方，身无积蓄的苏菲，走在伦敦这个昂贵的城市里。阳光不阴不阳地照在大地上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。伦敦那些知名的大街重复着昨日的繁忙。那摆满各色货品、有着精美装潢的店铺，从内到外透着富贵和繁荣的气息。但所有这一切，除了滋生苏菲内心的焦虑外，与她并没有任何关系。

苏菲开始马不停蹄地找工作。她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招工信息。一连多日，从早到晚，她记不清这样的日子究竟有多少天。但天底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空缺需要她来填补，即便是做清洁工。一次次遭受失望和挫败，她终于明白，为何古人说“极难处是书生落魄”。

最后一次从一家工作中介出来时，苏菲想，如果能逮住那个叫“命运”的小贱人，不管它多么有权有势，她都要义正词严地与之理论一番，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扭断它的脖子。当然这怎么也得等她先恢复了元气再说。

除了坏运气外一无所有的苏菲自嘲地想，即便她要吊死自己，恐怕走遍森林，都找不到歪脖子树一棵。她无力地乘上了返家的地



铁。然而命运一脸坏笑，无声无息地做了另一番安排。

苏菲座位旁边摊着一份中文报纸，她了无生气地拿起来看。在广告页里，她看到有家按摩院在招聘兼职的接线员。苏菲出了地铁后掏出电话，以一副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的神态将电话拨了出去。雇主安排她第二天去面试。

到了之后，苏菲惊骇不已。原来这家打着“按摩院”幌子的地方，是一家为西人服务的妓院。虽然雇主声明，要她做的只是在客厅里接电话、开门、关门这些简单的事务，但苏菲心里抗拒着，充满了委屈。一个受过东西方教育的女子，为了一日三餐而流落至此，这不能不令她伤心和难堪。

是的，有梦想没有错，景仰梭罗也不会有人禁止你。然而伦敦也不可能拿个瓦尔登湖给你。苏菲除了接下这个“工作”外，别无选择。她同意每周工作四天，每天十二个小时，早十点到晚十点。需要加班的话，则另付工钱。

每天上班时，苏菲会毫无例外地带三三两本书。接听电话时，她一般只需报出价格、地址和简单的介绍。虽然每天都有些顾客，但除去工作外，苏菲还是有大把的时间。这让她感觉自己很富裕。

她把它们花在书本上。这是她借以安慰自己的理由，也是她没有真正远离自己的时候。

四月了。苏菲约摸已经工作了一个月。如老板所说，来的人多是老主顾。他们大都是英国的中年男性，还有些是印巴人、黑人和中东人等。走在街上，这些人与苏菲所见的英国人没什么两样。虽然他们来自各个阶层，但没有哪一个的脸上明白无误地写着“嫖客”二字。

妓女多是来自大陆各个地方和香港、澳门的女子，已婚的较多。她们大多数嗜赌，用身体换来的钱喂了赌场的机器——另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；少数是在这边念书的学生，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崇尚奢华，张嘴闭嘴谈论的是那些名牌包包、化妆品等。有些还编织着各色各样的故事，证明自己为何走进了这些“需要为自己的名声付出昂贵代价”的屋子里。

所见的这些人，给苏菲心里带来很大激荡，她亲身处在这个漩涡里，亲眼看到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。这是她以往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人，他们为何要这样生活。

不上班时，苏菲走在伦敦的街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个个

稳重安分的模样，她不自觉地想找出那些“顾客”和街上这些男子的区别，但她一无所获。想起张爱玲那句“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，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，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”的恶毒评论，再看看那一对对带着孩子的夫妻时，她的思绪便被注入了更多的混乱。

她不知道，每个看似幸福的家庭背后藏有什么秘密，它们是不是如外人所见那样恩爱与和美？为了看，神造了双目，可是眼睛所看到的，有什么是真实的呢？

四月的伦敦残存着的春寒虽依然料峭，但整个大地已开始复苏。等待了一个漫长冬季的各色花朵，从英国人家的花圃、草坪上，嗷嗷待哺般地探出来；与街道两旁那些渐开花的树木一起，装扮起又一个春天。那次第开放的、斑斓的花朵，点缀着伦敦的角角落落，缤纷而迷乱。

一个午后，久坐的苏菲离开沙发活动筋骨。她走到窗前，看着街道上过往的车子。它们一辆辆迅疾而过，匆忙地像是在追赶自己的灵魂。对着窗的是棵高大的树木，苏菲已看过无数遍。但树叶一点点蒙上新绿，仍是不断地带给她惊奇。她着迷于大自然经久不衰的魅力。“叮咚”一声门铃响，苏菲才回过神来。她扫了一眼监控

器，便径直去开门。

进来的是位高大的白人男子。因与楼上的客人撞钟，苏菲把他让进了客厅里等。他们互相问了好。为打破尴尬，两人分外一致地说今天天气真不错。

“听你口音不像是英国人？”苏菲问道。

“我是新西兰的。”男子回答。

苏菲记得有人戏谑说，那是一个有着三千亿只羊的国家，其中的三百万以为自己是人。她不觉笑着问：“一直在伦敦吗？”

“不。我两个月前刚和家人搬到这儿。”他语气平缓，非常礼貌地望着苏菲。

刚来两个月就找到了这地方，苏菲想：“佩服。”但对这男子，她却说：“哦。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姓姜，叫苏菲。家在中国。”苏菲看了他一眼回答到。以往在这个地方每逢有人问起名字，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随口而出一个假的来搪塞。但这次，苏菲反倒连名带姓一同端出，这令她吃惊：“你呢？为什么到了英国？”

“迈克尔。我和朋友有家公司，做生物制品的。到伦敦来开拓欧洲市场。”迈克尔笑着说：“你还没告诉我你来英国做什么？接线员不会是你的职业吧？”

苏菲无声地笑了笑。她打量起眼前这个男子。只见他身着一套深色的西装，熨烫得笔挺。黑色的皮鞋一尘不染。随身携带一个比A4纸稍大点的真皮公文包，像是刚参加完会议的样子。头发短短的，呈浅栗色。淡蓝色的眼睛。相貌说不上好看，但也不难看，比较安全。

“我来这儿先是念书。之后在一家杂志社工作。但它倒闭了。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才来了这里。”

“哦。”迈克尔似乎觉得惊奇。

“生物制品公司？那挺有科技含量的吧？你们做些什么产品？”没等迈克尔开始新一个问题，苏菲扬了扬眉道。

“主要是一些增强癌症病人免疫力的药品。”迈克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来，很礼貌地递给苏菲：“就是上面这些品种。”

苏菲接过来看后吃了一惊：上面的名字与迈克尔告诉她的一模一样。她心里嘀咕着：这个人丝毫不设防，还真坦诚得可以。她收下了名片，随手夹在了书本里。

这时楼梯上有含混不清的讲话声，伴随着拖沓的脚步声一并传来，苏菲知道楼上的客人要走。她一面安排迈克尔再继续坐一会儿，一面送客人出门。

返回客厅，苏菲发现迈克尔侧起身子把目光投向窗外。苏菲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。每个顾客都对另一些心存好奇。见到苏菲回来，迈克尔急忙转回身。苏菲一笑，然后安排他上楼。

临走前，迈克尔非常优雅地与苏菲道别。开门送走他后，她一直忙碌到很晚。下班后，苏菲长舒了一口气。接下来的几天是她的休息日。那间小小的客厅是一个囚禁她的牢房。脚踏出那个大门，她就觉着神清气爽。她不知道自己会在这儿呆多久，但她希望离开得越早越好。

迈克尔在她心头只是一飘而过，因为与苏菲见到的众多顾客一样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。走出这个大门，大家过的便是另一种生活。苏菲和迈克尔都不曾想，也不曾料到，这次的相遇，对今后两人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，又会为他们揭开怎样的一个大幕。

苏菲的工作时间定在了周一至周四，其余是她的休息日。她喜欢这三天的时间连在一起。这让她们的生活被清爽地切割成迥异的两大块。四天虽不长，但她难以消除精神上的厌恶和紧张。警察和劫匪随时光顾的可能，以及面对的那些顾客和妓女，让她随时想逃离，却又不知道该逃往何方。“船头惊鬼，船尾惊贼”，成了对她心理的高度写照。

因过去很多时间用在了电脑上，她的肩膀和腰部一直隐隐作痛。在妓院里，从早坐到晚，每天十几个小时，更是恶化了她的症状。夜间她睡不好，常常因疼痛在床上翻来覆去。所以四天的工作下来，她整个人便像散了架。她原本想着休息的时间可以写作，但现在，她却不得不把它还给休息。

苏菲住在伦敦西区。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还住着另一对中国留学生。因他们时常打夜工，周末在家时，也多在睡眠中度过。所以苏菲与他们，很少有打照面的时候。

周五的时候，苏菲会睡到日过三竿，以弥补前几日睡眠的不足。起来后，她走去不远的地方买食物和生活用品。提着买来的物品从超市回家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，但针刺一般疼痛的肩膀，每每让她歇上好几个来回。

买回东西后，苏菲会随心情和体力而定来给自己做饭，之后慢慢地打扫房间、清洗衣物等。等她忙碌完这些，才在桌前打开电脑。她挑些想回的邮件，一一回复后，便开始漫无目的地在网上浏览。一天很快像是被扔进回收站一样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
第二天，苏菲会去那家附近的图书馆。它临着很多店铺，里面铺着厚厚的深色地毯。外面是出来闲逛的热闹的居民，里面一排排静悄悄的，是那些读书的人。偶尔闪过一些人影，怕影响到别人，大都蹑手蹑脚。

还完上次借的书，苏菲便到书架前四处翻阅。她随身带着笔记本，见到自己喜欢的就席地而坐，边看边记录。这每每会消磨掉苏



菲大半天的时间。直到看累了，她才挑几本带回去。

如果赶上天气好，苏菲便不会径直回家。出了图书馆后，她会来到地铁站前的那块草坪上。有时她还会在路上买一袋面包，去喂草坪上的鸽子，更多时候，则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的长椅上，看着那些嬉戏的大人和孩子。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，苏菲也会跟着“随喜”。她发现快乐不单单属于某一个人，它是见者有份、飘在上空触手可及的颗粒。

每到星期天，英国的店铺便会早早打烊。街上的车子和行人骤然减少，空气中沉沉地飘浮着会传染一般、又无法治愈的死气。这让她觉着，英国的星期天像是有残疾的日子。这一天，除非忘记了急着要买的东西，她一般不会出门，只是懒懒地躺在床上看书。肩膀疼起来时，她想是不是该找个中医看看了，但这念头每每又很快逝去。

天气一天天回暖。脱去厚厚的外套，苏菲觉着自己身心轻快起来。早上的地铁拥挤异常，苏菲改乘公交车去上工。她看到了车外春天步伐的加速。长达半年的湿冷的冬天终于告了一个段落，这让她心灵上受到召唤和鼓舞。